

东周列国志 (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蔡元放 撰

卷 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贓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1)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23)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34)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46)
第 六 回	卫石碯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58)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70)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81)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89)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99)



-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110)
郑祭足杀婿逐主
-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122)
高渠弥乘间易君
-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133)
郑子亹君臣为戮
-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143)
齐襄公出猎遇鬼
-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157)
鲁庄公乾时大战
-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166)
战长勺曹刿败齐
-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175)
楚王杯酒虜息妫
-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187)
桓公举火爵宁戚
-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201)
钉子颓惠王反正
-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213)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226)
齐桓公兵定孤竹
-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240)
齐皇子独对委蛇
- 第 二 十 三 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251)
齐桓公兴兵伐楚
- 第 二 十 四 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267)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 第 二 十 五 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282)
穷百里饲牛拜相



第二十六回	歌庾廖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296)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307)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318)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329)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341)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35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364)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376)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389)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403)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41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428)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443)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455)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4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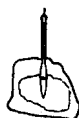
-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483)
践土坛晋侯主盟
-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495)
卫元咺公馆对狱
-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鸩复卫 (507)
老烛武缁城说秦
-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519)
弦高假命犒秦军
-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531)
先元帅免胄殉翟
-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544)
秦穆公殽谷封尸
-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555)
赵盾背秦立灵公
-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568)
召士会寿馥给秦
-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580)
齐懿公竹池遇变
-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接 (591)
赵宣子桃园强谏
-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605)
诛斗椒绝纓大会
-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构逆 (618)
陈灵公袒服戏朝
-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629)
晋景公出师救郑
-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641)
孟侏儒托优悟主
-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653)
老人结草亢杜回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665)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677)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	(689)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703)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逼阳城三将斗力	(715)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728)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742)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755)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766)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779)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鉏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791)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803)
第六十八回	贺虎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818)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829)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844)



-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858)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873)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887)
专诸进炙刺王僚
-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904)
要离贪名刺庆忌
-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917)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929)
伍子胥掘墓鞭尸
-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944)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958)
堕三都闻人伏法
-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971)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987)
勾践竭力事吴
-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1000)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1013)
纳蒯聩子路结缨
-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1029)
灭夫差越王称霸
-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1044)
豫让击衣报襄子
-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喷中山羹 (1058)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 | | | |
|-----------|----------------------|--------|
| 第 八 十 六 回 | 吴起杀妻求将
驸忌鼓琴取相 | (1071) |
| 第 八 十 七 回 |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 (1085) |
| 第 八 十 八 回 |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 (1098) |
| 第 八 十 九 回 |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 (1111) |
| 第 九 十 回 |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 (1124) |
| 第 九 十 一 回 | 学让国燕吟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 (1137) |
| 第 九 十 二 回 | 赛举鼎秦武王绝砮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 (1150) |
| 第 九 十 三 回 |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 (1162) |
| 第 九 十 四 回 | 冯欢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 (1174) |
| 第 九 十 五 回 |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 (1187) |
| 第 九 十 六 回 |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 (1197) |
| 第 九 十 七 回 |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庭辱魏使 | (1210) |
| 第 九 十 八 回 |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 (1225) |
| 第 九 十 九 回 |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 (1241) |
| 第 一 百 回 |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求赵 | (1255) |



东周列国志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1267)
第一百零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1280)
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1292)
第一百零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1302)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1314)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1326)
第一百零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1337)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349)



第八十三回 诛聃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有崩殒之欲杀其母，便有辄之拒父，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父子相传，家法如此，较君臣之际，为更甚矣。国虽未亡，而遂以微弱，又何怪乎？

楚建之死于郑，原是自取其祸，怪不得郑人。郑既事楚无缺，白胜安得而报其仇乎？子西之不与是也。白胜乃因此而迁怒，擅杀大臣，又因以废王而思篡位，狂悖无礼之甚矣。卒之身死家灭，为世僂笑，则狂悖适以自速其祸耳。子西之不许白胜以复仇，原没有不是。但不以义理明白折之，却胡卢提开口答应，以致白胜怀愤构难，遂以杀身，可为胡卢提人前车之戒。

凡欲看人事业之成与不成，只看人心之顺与不顺。如齐之陈恒，连弑其君，却安然无祸；卫之蒯聩，父子屡出屡入，而始终不能有国是也。只看楚国两队百姓对叶公两样说话，便知其必能定楚而无难。观白胜无一人之与，便知断不能以成事也。

勾践怀深耻大怨，积二十年之忧勤，养精蓄锐，以求报吴，又有文、范诸人为之左右，其志勇而力全，固有必胜之具，然毕竟是夫差荒淫骄侈，



自有灭亡之机耳。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任用贤良，恤兵力而爱百姓，自足以制越而有餘，何至遂为所灭耶？

范少伯见几远隐，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货殖之术，能生财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文、范二人，其才不相上下，后来结果乃竟迥然者，范之识胜故也。多识者强，自昌而昌，少识者茫，远存近亡。知言哉！

话说卫庄公蒯聩因府藏宝货俱被出公辄取去，谋于浑良夫。良夫曰：“太子疾与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择嗣召之？亡君若归，器可得也。”（辄曾拒父，明是大逆之人，召使反国，能保无他变乎？此计可笑。）有小竖闻其语，私告于太子疾。疾使壮士数人，载豶从己，乘间劫庄公，使歃血立誓，（儿子与老子歃血，千古奇事。）勿召亡君，且必杀浑良夫。庄公曰：“勿召辄易耳。业与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请俟四罪，然后杀之。”庄公许诺。未几，庄公新造虎幕，（幕以虎皮为饰。）召诸大夫落成。浑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释剑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牵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数之曰：“臣见君有常服，侍食必释剑。尔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释剑，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非四罪乎？”（这却责得有理。）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庄公梦厉鬼被发，北面而噪曰：“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庄公觉，使下大夫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辞出，谓人曰：“冤鬼为厉，身死国危，兆已见矣。”遂逃奔宋。（这是个见几人。）

蒯聩立二年，晋怒其不朝，上卿赵鞅帅师伐卫。卫人逐



庄公，（可知是不得人心。）庄公奔戎国，戎人杀之，并杀太子疾。国人立公子般师。齐陈恒帅师救卫，执般师，立公子起。（蒯瞶庶弟。）卫大夫石圃逐起，复迎出公辄为君。辄既复国，逐石圃。（没良心。）诸大夫不睦于辄，逐辄奔越。（可知也是不得人心。）国人立公子默，（亦瞶庶弟。）是为悼公。自是卫臣服于晋，国益微弱，依赵氏。此段话阁过不提。

再说白公胜（胜为白公，遂以白为氏。）自归楚国，每念郑人杀父之仇，（郑杀太子建，见第七十二回。）思以报之。（不思己过，只是怪人，便不是好人。）只为伍子胥是白公胜的恩人，子胥前已赦郑，况郑服事昭王，不敢失礼，故胜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事在周敬王三十一年。）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即位，是为惠王。白公胜自以故太子之后，冀子西召己，同秉楚政。（并无才能功德，妄想非分，岂是好人？）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禄，心怀怏怏。及闻子胥已死，曰：“报郑此其时矣！”使人请于子西曰：“郑人肆毒于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报，无以为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无辜，（不为无辜。）发一旅以声郑罪，胜愿为前驱，死无所恨！”子西辞曰：“新王方立，楚国未定，子姑待我。”（如此答应，可笑。）白公胜乃托言备吴，使心腹家臣石乞筑城（今岳州府慈利县有白城。）练兵，盛为战具。复请于子西，愿以私卒为先锋伐郑。子西许之。（又好笑。）尚未出师，晋赵鞅以兵伐郑，郑求救于楚。子西帅师救郑，晋兵乃退，子西与郑定盟班师。白公怒曰：“不伐郑而救郑，令尹欺我甚矣！当先杀令尹，然后伐郑。”（可杀在随口答应上。）召其宗人白善于澧阳。（即澧州。）善曰：“从子而乱其国，则不忠于君；背子而发其私，则不仁于族。”遂弃禄，



筑圃灌园终其身。(好白善。)楚人因名其圃曰：“白善将军药圃。”白公闻白善不来，怒曰：“我无白善，遂不能杀令尹耶？”即召石乞议曰：“令尹与司马各用五百人，足以当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当五百人之用。”

白公乃同石乞造于市南，见熊宜僚。宜僚大惊曰：“王孙贵人，奈何屈身而至？”（岂不闻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白公曰：“某有事，欲与子谋之。”遂告以杀子西之事。宜僚摇首曰：“令尹有功于国，而无仇于僚，僚不敢奉命。”（说得是。）白公怒，拔剑指其喉曰：“不从，先杀汝！”（暴得好笑。）宜僚面不改色，从容对曰：“杀一宜僚，如去蝼蚁，何以怒为？”白公乃投剑于地，叹曰：“子真勇士，吾聊试子耳！”（扯谎。）即以车载回，礼为上宾，饮食必共，出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许白公。及吴王夫差会黄池时，楚国畏吴之强，戒飭边人，使修儆备。白公胜托言吴兵将谋袭楚，乃反以兵袭吴边境，颇有所掠。遂张大其功，只说大败吴师，得其铠仗兵器若干，欲亲至楚庭献捷，以张国威。（何必亲到？便有可疑。）子西不知其计，许之。

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装作卤获百馀乘，亲率壮士千人，押解入朝献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于旁。白公胜参见已毕，惠王见阶下立著两筹好汉，全身披挂，问：“是何人？”胜答曰：“此乃臣部下将士石乞、熊宜僚，伐吴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乘势就来，骇疾之甚。）二人举步，方欲升阶，子期喝曰：“吾王御殿，边臣只许在下叩头，不得升阶！”石乞、熊宜僚那肯听从，大踏步登阶。子期使侍卫阻之。熊宜僚用手拉，侍卫东倒西歪，二人径入殿中。屹拔剑来砍子西，熊宜僚拔剑来砍子期。白公大喝：“众人何不齐上！”壮士千人齐执兵器，蜂拥而登。白公绑住惠王，



不许转动。石乞生缚子西，百官皆惊散。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与官僚交战。官僚弃剑，前夺子期之戟。子期拾剑，以劈官僚，中其左肩。官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舍，搅做一团，死于殿庭。子西谓胜曰：“汝糊口吴邦，我念骨肉之亲，召汝还国，封为公爵，何负于汝而反耶？”胜曰：“郑杀吾父，汝与郑讲和，汝即郑也。吾为父报仇，岂顾私恩哉？”子西叹曰：“悔不听沈诸梁之言也！”白公胜手剑斩子西之头，陈其尸于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终不济。”胜曰：“孺子者何罪，废之可也。”（这还算好处。）乃拘惠王于高府，（楚之别府。）欲立王子启（平王子，字子闾。）为王。启固辞，遂杀之。（不肯立不为有罪，奈何杀之？暴横如此，安望有成？）石乞又劝胜自立。胜曰：“县公尚众，当悉召之。”乃屯兵于太庙。大夫管修（管仲之后，逃仕于楚。）率家甲往攻白公，战三日，修众败被杀。圉公阳乘间使人掘高府之墙为小穴，夜潜入，负惠王以出，匿于昭夫人（即越女。）之宫。

叶公沈诸梁闻变，悉起叶众，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见叶公未曾甲胄，讶曰：“公胡不胄？国人望公之来，如赤子之望父母，万一盗贼之矢伤害于公，民何望焉？”（说得妙。）叶公乃披挂戴胄而进。将近都城，又遇一群百姓前来迎接，见叶公戴胄，又讶曰：“公胡胄？国人望公之来，如凶年之望谷米，若得见公之面，犹死而得生也，虽老稚，谁不为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怀疑，无所用力乎？”（又说得妙。沈诸梁异姓远臣，何至人心向往若此？一半是素服叶公，一半还是不附白胜。）叶公乃解胄而进。叶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于车。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私属入城，即见大旗上“叶”字，遂从叶公守城。兵民望见叶公来到，大开城门，以纳其众。叶公率国人攻白公胜于太



庙。石乞兵败，扶胜登车，逃往龙山，（山在荆州府城西北。）欲适他国，未定。叶公引兵追至，胜自缢而死。（凶悖人结果。）石乞埋尸于山后。叶公兵至，生擒石乞，问：“白公何在？”对曰“已自尽矣！”又问：“尸在何处？”石乞坚不肯言。叶公命取鼎镬，扬火沸汤，置于乞前，谓曰：“再不言，当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贵为上卿，事不成则就烹，此乃理之当然也。吾岂肯卖死骨以自免乎？”（此人却好似白胜。）遂跳入镬中，须臾糜烂。胜尸竟不知所在。石乞虽所从不正，亦好汉也！“叶公迎惠王复位。时陈国乘楚乱，以兵侵楚。叶公请于惠王，帅师伐陈，灭之。（小国而幸大国之灾，自取其祸。）以子西之子宁嗣为令尹，子期之子宽嗣为司马，自己告老归叶。自此楚国危而复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

是年，越王勾践探听得吴王自越兵退后，荒于酒色，不理朝政；（有此四字，自然该灭。）况连岁凶荒，民心愁怨，乃复悉起境内士卒，大举伐吴。方出郊，于路上见一大蛙，目睁腹胀，似有怒气。勾践肃然，凭轼而起。左右问曰：“君何敬？”勾践曰：“吾见怒蛙如欲斗之士，是以敬之。”（这是故意做作。）军中皆曰：“吾王敬及怒蛙，吾等受数年教训，岂反不如蛙乎？”于是交相劝勉，以必死为志。（原是要你们如此。）国人各送其子弟于郊境之上，皆泣涕诀别，相语曰：“此行不灭吴，不复相见！”勾践复诏于军曰：“父子俱在军中者，父归；兄弟俱在军中者，兄归；有父母无昆弟者，归养；有疾病不能胜兵者，以告，给医药糜粥。”军中感越王爱才之德，欢声如雷。（何患不胜。）行及江口，斩有罪者，以申军法，军心肃然。

吴王夫差闻越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敌于江上。越兵屯于江南，吴兵屯于江北。越王将大军分为左右二阵，范蠡



率右军，文种率左军。君子之卒六千人，从越王为中阵。明日，将战于江中。乃于黄昏左侧，令左军衔枚，溯江而上五里，以待吴兵，戒以夜半鸣鼓而进。复令右军衔枚，逾江十里，只等左军接战，右军上前夹攻，各用大鼓，务使鼓声震闻远近。（欲夺吴兵之气也。）吴兵至夜半，忽闻鼓声震天，知是越军来袭，仓皇举火，尚未看得明白，远远的鼓声又起，两军相应，合围拢来。夫差大惊，急传令分军迎战。不期越王潜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鸣，于黑暗中径冲吴中军。此时天色尚未明，但觉前后左右中央，尽是越军，吴兵不能抵挡，大败而走。勾践率三军紧紧追之，及于笠泽。（今松江。）复战，吴师又败。一连三战三北，（可知是人心离叛。）名将王子姑曹、胥门巢等俱死。夫差连夜遁回，闭门自守。勾践从横山进兵，即今越来溪是也。筑一城于胥门之外，谓之越城，欲以困吴。

越王围吴多时，吴人大困。伯嚭托疾不出。（好货。）夫差乃使王孙骆肉袒膝行而前，请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异日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结成以归。今君王举兵而诛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会稽之赦！”时勾践不忍其言，意欲许之。（软话最易动人。）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罢，谋之二十年，奈何垂成而弃之？”遂不准其行成。（恶。）吴使往返七次，种、蠡坚执不肯。遂鸣鼓攻城，吴人不能复战。种、蠡商议，欲毁胥门而入。其夜，望见吴南城上有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光射十里。（怕人。）越将士无不畏惧，暂且屯兵。至夜半，暴风从南门而起，疾雨如注，雷轰电掣，飞石扬沙，疾于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即伤，船索俱解，不能连属。范蠡、文种情急，乃肉袒冒雨，遥望南门，稽顙谢罪。良久，风息雨止。种、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梦见子胥乘白马素车而至，衣